

陆游的美食人生

邵东浩

提起中国的美食诗人，大家总是会先想到苏东坡，然后再会心一笑。的确，苏东坡身上的美食文化标签早已妇孺皆知，成为其精神符号的一部分。然而，还有这样一位美食博主兼诗人，虽未能与苏东坡生于同一时期，却依旧继承了苏东坡的衣钵，将人生体会融入食物中，将中华美食发扬光大。作为中国最高产的诗人之一，流传下来9000多首诗中，将近400首诗都以美食为主题，他就是陆游翁陆游。

每一个对吃执迷不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陆游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美食有着严格追求，充满烟火气息的人。《小饮》中的“乳下豚”是还没断奶的小猪仔；《蔬食戏书》中的“韭黄”须得是新津的，颜色还要如鹅黄般娇俏方才美味。陆游不仅看重食物产地，还注重食物合适的时令与新鲜程度。

古人云：君子远庖厨。对于陆游来说恰恰相反，他不仅烹调技艺高超，和苏东坡相比也不遑多让，还常常亲自下厨，制作美食是他作为吃货的乐趣之一。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美食家首先得是一个好的厨子，光说不练假把式，理论要与实践相联系。陆游吃完饭往往要记录一下自己的菜谱和下厨记录。《饭罢戏示邻曲》言：“今日山翁自治厨，嘉肴不似出贫居。白鹅炙美加椒后，锦雉羹香下豉初。”白鹅炙烤后辅之以麻辣香醇的花椒调和其味，咸鲜的豉汁滴在鲜嫩爽口的野鸡羹上，加上刚刚出土的脆笋，质地滑嫩的蕻菜芽，一顿其乐无穷的盛宴在陆游的举手投足间便做好了，吃得好友们“扪腹便便”，捧腹叫好。对于厨师最好的赞美就是将食物吃得一干二净，也从侧面反映出陆游的厨艺高超。在《饭罢戏作》一诗中，他“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蕪”，排骨用发酵后的肉酱烹制，并加以橙蕪等香料调和其味，于是成为了极致的美味。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陆游尤其信奉。他反对过度的雕琢与修饰，追求食材本真的风味与口感。在他的饮食理念里，山珍海味若经繁冗加工，失了天然之韵，便也失了大半魅力。他讲究原汁原味，坚信自然馈赠的食材，只需以简单纯粹之法烹制，便能彰显其独特的甘美与醇厚。《对食戏作》中写“采掇归来便堪煮，半盐酪不须添”，在陆游看来，刚刚摘下来的蔬菜最为新鲜，无需盐酪等调味料，自然的本味便是最好的味道，在《山居食每不肉戏作》中他写道“年来传得甜羹法，更为吴酸作解嘲”，这道“甜羹”就是一锅大杂烩，把白菜、山药、芋头、萝卜等各色蔬菜放进锅中，然后用清水直接煮开。在旁人看来是寡淡的菜汤，陆游却认为保留了食材的真味，喝得津津有味。无论是田间新摘的蔬果，还是林中奔跑的雉兔，陆游都以最质朴的方式，于唇齿间真切领略自然之味的精妙，在简单的饮食中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生活的真意，于一粥一饭间体悟天地万物的无私赐予，使饮食脱离单纯的口腹之欲，上升成为一种对自然、对生活的敬重与热爱，一种返璞归真的美食哲学观。

对于美食，陆游一向来者不拒，在他的诗里既有“丰年留客足鸡豚”的大鱼大肉，也有“一啜哇松淡煮羹”的清粥小菜。于一般人来说，生病可能导致胃口全无，食不下咽，但陆游不是一般人，即使是生病吃药，他也忘记了美食。

从“药物扶持美食眠”的病中，到“蟹黄旋擘馋涎堕”的病情好转，再到“更把晨窗粥几杯”的大病初愈，即使是病魔的侵袭也阻止不了他对美食的渴望。在他的美食世界里，令他心醉神迷的珍馐美饌的馥郁香气正悠悠飘来，萦绕在鼻尖，驱散了难闻的药味，此刻他暂时忘却了病魔的折磨，心中只余下对那舌尖上美妙滋味的深深眷恋与无尽向往，那是一种深入灵魂的热爱，任病魔如何肆虐，也无法将其磨灭。

饮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文人将治国之策与美食烹饪结合起来，如老子所言“治大国如烹小鲜”，讲述伊尹借烹调之道阐述治国理念。泱泱华夏，礼仪之邦，而饮食恰恰是中华民族礼仪的起源。《礼记》有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源泉，从饮食活动中汨汨涌出，深植于饮食文化的广袤沃壤而蓬勃构建。

当我们站在现代社会的视角回望，陆游的美食哲学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快节奏的生活，使我们常常忘却了食物原本的味道与意义，被便捷与效率所驱使。然而，陆游提醒着我们，不妨停下匆忙的脚步，用心去感受食材的本真，用双手去创造美味，在饮食中寻找那份宁静与满足，重拾对生活的热情与敬意。

■责任编辑 潘凤群
■二审 金小林 ■终审 陈安
■版面设计 王少剑



暮归

陈肖波 撰

木精灵

夏槐

我从未想过，一棵失了根骨的树，也能开出花儿来。

那是怎样坚强的生命！

恍惚中，我仿佛穿越时空的界限，在1982年的午后见证了那场声势浩大的迁徙。勤劳的人们将一颗珍贵的种子从日本带到浙闽两省三界交界处一个叫黄田的小镇。那一年，来自7个县的科研人员济济一堂，他们围绕着这颗小小的种子，做出无数种美好遐想。而这样的遐想，也在往后的岁月里一一得到验证。

原来，要让这颗种子开出花儿来，并不容易！她是如此倔强，却又是那般脆弱。他们尝试了许多方法，都不能让这颗种子突破木糠的禁锢。她就像是一个蜷缩在襁褓中的婴儿，将自己尘封在小小的世界中，任他们千呼万唤，也不肯探出头来。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叫吴克甸的科研人员从她的同类中发现了端倪。新一轮的试验也终于缓缓拉开序幕。

等到她开出第一朵花的时候，人们才明白：原来，她需要的不仅仅是那片葱绿酿制而成的甘露，还有那一抔曾经生她、育她的土壤。她对土壤的要求很高，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需用特制的筛子细细筛选，将它拌入木糠之中，才能得到她的青睐。她本就是从小土中长出来的一株野生菌种，那一抔土壤于她而言便是母亲香醇的乳液，滋养了她大半的灵魂。她对这样的养分心向往之，也是无可厚非。

然而，她的绽放之旅并非一帆风顺。她或许从未想过，拯救她的，竟会是一只小小的老鼠。它是天生的“梁上君子”，凡走过，必留下噬咬的痕迹。但从从来没有过一次噬咬，会生出那般浪漫的邂逅。当它的牙齿深深刺入乳白色的菌袋袋时，命运的转盘就此转动。空气透过那小小的洞口卷入木糠缝隙之中，带着生的气息，唤醒了沉睡的种子。从此，花开不败！

一朵花的花期有多长？我从未知晓，而关于她，我却探听到更多秘密：原来，她短暂的一生曾拥有两次生命。

都说“春华秋实”，春与秋之间，必定藏着某种特定的缘分。而她也必然是对这两个季节有着特别的钟爱，才会在春秋来临之际，向这个世界宣告其身。“云蕪是中温型菌类，种植周期长，要想她在春季开花，前一年冬天就要着手生产事宜。”赖先生如此说道。赖先生是黄田镇种植云蕪的大户，一整年的时间几乎都扑在这一件事之上。而他对云蕪的解读，也必然是深刻且真切的。我虽未能亲自参与其中，却也有幸在4月份见到了如此美妙的一幕。

那是在黄田镇中济村的菇棚中，我半弯着腰，一双眼紧紧盯着地面上那一团灰色的柔软。我眼中充满好奇，眼前的这一团小东西，似乎与我平日所见大有不同。她是那样玲珑，身子似乎还没有完全舒展开，灰色的身躯蜷缩在一起，大概，只有我半个拳头大小。

“她可真丑！”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这小小的一团，确实毫无美感可言，而我没有料到，这小小的半个拳头，竟然可以在之后的月余时间里成长为那如花、如伞、如云的木之精灵。

微风袭来，独特的味道涌入鼻尖，我忍不住靠近她，想要从她身上窥探更多。她灰褐色的伞盖之下藏着白嫩的菌肉，菌肉多孔，像一根根血管，串联着她的根茎血脉，若是不凑近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偷偷摘下一片，摊在掌心小心翼翼地摩挲着。微凉的触感传入掌心，又顺着掌心抵达我的四肢百骸。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似乎读懂了她的坚韧，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扛下所有的不理解，都只是为了盛放的那一刻。

我常用“花儿”来形容她，但我深知她不是花。她不是花，而是一株人工培育的菌菇。比起云蕪，勤劳的人们似乎更喜欢称呼她的另一个名字——灰树花。短短三个字，将她的外形描绘得惟妙惟肖。也正是因为这个名字，将我一度以为她是花族的旁支，如今想来，倒是有趣得很。

她不是花，只是餐桌上的一道平平无奇的菜肴，可我不曾知道，她的药用价值竟和她的味道一样神奇！早在多年以前，她体内的“灰树花多糖”就被证实具有抗癌、抗突变及提高细胞免疫的作用。她用40年完成了蜕变，以一己之力撑起一座小镇的繁荣，而在这背后，与一道道勤劳的身影密不可分，那一刻，我对他们的敬意油然而生……

合上时光宝盒，我将身体交给夕阳，我看见，一朵五彩斑斓的云蕪之花正在朦胧的月色里，缓缓舒展身躯。

依然暗香在

黄美丰

(一)

命运似乎一直在和汤显祖开玩笑。这个当世公认的八股文举业家，却在八股文考试的道路上，足足蹉跎了十多年，直到第五次会试才勉强得中，赐“同进士出身”。干出辉煌业绩的惟一主政地，竟然是被贬谪后。一心想通过科举报效朝廷，最后却以传奇惊艳了世界。

他的一生，似乎都印证了那句俗得不能再俗的俗语：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作为一个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由名家教导，二十一岁中举，年少时即名满天下的才子，汤显祖的仕途本该一帆风顺。

他自己也是这么以为的。所以前两次会试失利，他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而当万历五年，他兴冲冲第三次奔赴会试考场之前，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

这一年，当朝首辅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与他同科参加会试。作为一个父亲，张居正的软肋同样是孩子。他的长子张敬修在上一次科考中失利，因此这科他早早做好准备，百般设法笼络天下才子，以便在张嗣修高中时掩人耳目。经过多方了解，汤显祖和同学沈懋学二人进入了首辅大人视线。

然而，在熏天的权势和平步青云面前，汤显祖却说：“吾不敢从处子失身也。”

坚持操守的代价是名落孙山。万历八年，历史接近重演，不同的是这次参加考试的是张居正的第三个儿子。再次拒绝首辅的汤显祖选择了弃考。

张居正去世两年后，明万历十一年，汤显祖总算跻身三甲榜上。

他被分配到留都南京当了一个管礼乐祭祀的闲官。几年之后，他的品秩提升到正六品，却依然是一个闲官。才华经世致用似乎遥遥无期。

万历十九年，天空划过彗星。在古人看来，“星变”是不祥之兆，万历皇帝要求群臣上书谏言。汤显祖认为时机来了。他写了洋洋洒洒二千多字的《论辅臣科臣疏》，指名道姓痛骂朝中几位重臣，同时为两位因直言获罪的御史鸣不平。奏折在朝野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涉事官员辞职的辞职，请假的请假。下不了台的万历皇帝将他贬到了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当了一个没有品阶的典史。两年后，到浙江遂昌任知县。

(二)

在遂昌，汤显祖的职业生涯才算开了挂。

四百多年前的遂昌，山水清丽，民风醇厚，汤显祖这个县令当得颇为悠闲。他称遂昌为“仙县”，自诩为“仙令”。平日日游山玩水，与当地的读书人讲学问字，五日才处理一次政务。表面看来，他是清闲自在的。

而在他的同僚们看来，从繁华热闹的故都南京，来到偏远闭塞的遂昌，作为一名官员，汤显祖的仕进之途，似乎越走越窄。

然而而毕竟是才情有抱负的汤显祖。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遂昌，汤显祖不仅没有消沉，反而为遂昌扎扎实实地干了几件事，并且干出了事业的新高度。

这几件事，遂昌人几百年后依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到了遂昌以后，他发现没有书院，立即自己带头捐资，在眠牛山主持修了相圃书院和射场，并亲自带领学生读书骑射。从汤显祖的诗里可以看出，他在任时，对班春劝农这一古老的习俗进行了承袭，每年立春日到田间地头颁布春令，劝农耕作，并且在《牡丹亭》剧中，活灵活现地重现了这一场景。闲暇之余，汤显祖还教会了当地老百姓演奏昆曲十番。几百年后，班春劝农和昆曲十番分别被列入世界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此外，汤显祖还平息了虎患，用巧计除了当地的恶霸，给了乡人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环境。

汤显祖在任的五年中，遂昌政治清明，赋少讼稀，一切都蓬勃发展，小县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概，他本人也“一时醇声为两浙冠”。他开怀地写下“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的诗作。他力邀好友屠隆来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做客，与遂昌、松阳等地的文友们诗词酬唱，山水清音相和。大和尚真可为了他，翻山越岭走到遂昌，并送他外号“汤遂昌”。而在案牍劳形之外，他的传奇剧作，后来的世界文化名著《牡丹亭》也开始创作。

在这样的氛围下，汤显祖甚至觉得，遂昌就是他梦中的乌托邦，在这里他推行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抱负，虽然地方偏远闭塞，却挥洒了他报效国家的一片赤子之心。此时的汤显祖，虽未能全酬平生之志，却也是欣慰自得的。

(三)

汤显祖不知道，对一个县令良知的考验还在后面。他很快就体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能为力。

遂昌虽然边远，却是名副其实地坐拥金山。距县城东北二十公里处有治岭头村，坐落于大山之中。山腹中脉脉绵延纵横，岩石里藏着黄金与白银。在唐代，遂昌金矿被发现并开采，著名的“烧爆法”流传千年。但因为安全等种种原因，至万历年间早已停开。然而彼时国库空虚，万历皇帝打上了遂昌金矿的主意。朝廷派来了监矿使曹金，下了复开遂昌金矿的命令，工程量浩大，动用了一百三十五辆水车排除矿积水。掠夺性开采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何况以当时的采矿条件，矿工的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汤显祖苦苦阻止这件事情，包括在京城向遂昌人、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也竭力阻止，但朝廷求金心切，根本不为所动。汤显祖多次奏请未果，愤然写下“中消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炭骨，黄金应与筑台高”的诗句，希望朝廷能停止这一行为，然而无用。

这恐怕是终结汤显祖仕宦生涯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之前由于《论辅臣科臣疏》得罪了朝中元老派，导致他一次次的述职考评不理想，令他泄气失意，也令他前进的道路上布满荆棘，那么这次朝廷强令开采金矿，则是终于让他看清了自己身为一介小吏的无力与无奈。

怎样的伤心失望，才能使一个曾经满腹虔诚的人心生去意。这时候的汤显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此时的他已双鬓斑白，心下苍凉。他终于明白，在晚明腐朽的统治下，他曾经以为只要人仕为官，自己的满腹才华就有了用武之地，实现政治抱负。如今他发现，这样的想法，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这位晚明最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可以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穿越生死挥洒自如，却在现实的逼仄中一筹莫展。

那就回去吧，去看玉茗堂花开花落，去完成那些未完的传奇，去随心所欲地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1598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赴京参加三年一次的述职后，随即向吏部告归回乡。消息很快传到了遂昌，当地马上派人在扬州钞关等候，请求他重回县衙。在父老们的极力挽留下，汤显祖暂时回了遂昌，在城边的妙智堂小住数日后，便回到了家乡临川。同年秋天，原创于遂昌的《牡丹亭》正式问世。

汤显祖辞官的第二年，遂昌金矿发生大规模的矿难，史书有记载：“石崩，毙百余人。寻奉诏罢。”鼻上一个字，字字血泪。

汤显祖辞官三年后，朝廷以“浮躁”的罪名给了他一个“闲住”的处分。此时的他早已不问世事，对这个迟来的处分并没有什么感觉，就更谈不上悲喜了。

(四)

万历三十六年，遂昌人请画师徐倡云去临川给汤显祖画像，在遂昌为他立了生祠，此时距汤显祖离任刚好十年。清康熙五十一年，遂昌知县缪之弼建“遗爱祠”，奉祀汤显祖。这是遂昌人对汤显祖最朴素的敬爱之情，以那个时代最隆重的方式表达出来。

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的职业生涯，不过短短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他真正主政的，惟遂昌一地，五年而已。漫漫历史长河，五年仅仅一瞬间，绝大部分人与事淹没无闻，寂然无声。汤显祖却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几百年后，依然令人如瞻其人，如闻其语，如见其心。归结起来，无非一个“情”字。他的一生，以“情”字立身，以传奇济世。《牡丹亭》一书，是世间至情至性之书，为了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它的作者，必定也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最大只当过六品官，在明代庞大的权力机构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的政治理想，却是“有情之天下”。在那个崇尚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年代，他重视个人内心体验，重视普通人的权利，一生都致力于关怀民生，关注弱小，在极端的“理”中努力争取“情”的地位。

他在遂昌人心中，永远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只要提起他，提起《牡丹亭》，便如有暗香浮动，如闻如醉，令人心驰神往。

哪怕他在遂昌，只有短短的五年。